

詩

益

詩益卷之九

金壇後學劉始興

字子彥
江都人

補撰

詩次問

國風

或問國風抑鄭衛以下無盛代之詩何也。曰失其傳也。曰然則其衰世之風孰錄之曰蓋孔子之前或錄之夫錄詩不自孔子始也。詩之傳則自孔子始曰何以言之曰聖人者萬世之師也。六藝之傳也皆聖人之教也。故夏殷與周竝稱盛王而夏代無詩殷則僅存其頌非夏

殷之詩不備也。其先無孔子故也。故凡列國之盛代，非無詩也。其時亦非無錄詩者也。而不得聖人論定之，則久而易亾。及其衰也，去孔子未遠，故其詩之錄於人者，猶未亾焉。孔子取而論定，編次之，而詩之教以興。若其盛代之風，則亾軼不可錄。聖人不得已闕之。此所以失其傳也。曰：然則凡國風詩後先文序之義，皆孔子斷之乎？曰：然。蓋其間孔子有或仍其舊者，而其義則聖人之教也。非孔子孰能修之哉？

或曰：子之言國風鄭鄤衛以下衰世之詩，其說然矣。若

二南與四夷。孔子既遠。今其詩不亾何也。曰。二南與幽者。詩公廟文王之化。周公相成王之德。而非諸侯之風也。蓋周之大師實職之。是故其傳也。遠若列國諸侯之詩。非周室之藏。而大師之職也。此其所以亾也。曰。記曰。大師陳詩。觀民風。列國之詩。既陳之天子矣。今云非周室之藏。大師之職何也。曰。記所稱者。蓋古天子巡狩時舉行之典。雖耳惟周室盛代。則行之。降及衰世。王職廢。聞諸侯背叛。其時天子既無巡狩之事。而諸侯亦未有肯自陳其淫亂之風於天子之國者。乃其詩今獨存焉。

至於盛代。如武王成康之世。齊大公衛康叔晉唐叔之國。今皆不傳其詩。則可知今詩之存。爲後人所私錄。而記所稱大師陳詩之事。雖周之盛代或行之。然以其諸侯之詩。非周室之藏。故久而亾之耳。若使其詩果與二南及幽。竝藏之周室。而職之大師。其爲時雖遠。未如夏殷之舊也。安得至孔子之世。而盡亾之哉。曰。然則列國諸侯之詩。既不職於大師矣。皆非樂歌所用乎。曰。國風之用於樂歌者。惟二南與幽耳。蓋其詩美。公劉文王之化。周公相成王之德。而非諸侯之風也。若以列國諸侯

之詩。歌於天子之廟朝。用於天子之祭祀。朝會燕饗。則
於義爲不稱。此說之可推而曉者。况如鄉鄙衛以下衰
世之風。其非樂章所宜用。而大師所宜歌。益彰彰明矣。
曰。然則左氏春秋傳稱季札觀樂。歌國風之說何取乎。
曰。此左氏之誣。而失其實者。其義則余子辨詳言之。見

後雅
歌辨。

風始乎二南何也。曰。周之興也。其二南乎。孔子有興周
之志焉。故風始乎二南。次以鄉鄙衛何也。曰。周之有鄉
鄙衛也。殷所以亡也。鄉鄙衛者。殷墟也。周興而殷亡。孔

子爲殷之亾也。故都鄭衛次之。次以王何也。曰周所以
衰也。越周之興而及其衰。故王次之。次以鄭何也。曰尊
之滅檮義以立國也。其在周之衰乎。且夫有鄭而其後
霸國之爭也屢焉。周衰而後霸國興。故鄭次之。而齊唐
秦三霸國又次之。然則魏在齊唐之間何也。曰魏亾國
也。霸國興而小國亾矣。秦後乎唐何也。曰晉之霸也繼
乎齊。秦之霸也繼乎晉。陳檮曹又次秦何也。曰陳檮曹
皆亾國也。周衰而後小國亾。風之終也。列亾國三焉。傷
乎周也。魏滅於晉。而晉遂以興霸。故魏先於唐。檮曹於

鄭而鄭僅以立國故始不先鄭其復終以幽何也。曰夫幽者周公相成王之治孔子傷乎周而以幽終之所以望周之復興也。夫孔子魯人也周公魯之先也。風始乎周南周南者周公行文王之化始乎周南終乎魯也終之以幽終乎魯也孔子有用魯興周之志焉是以始終乎魯也。

周南

周南始關雎何也。曰關雎者文王之化之首也故周南始之次以葛覃卷耳何也。曰著后妃之德也關雎之道

立而家齊之化行。然必觀於葛覃卷耳。而後知后妃之德。故關雎爲首。而葛覃卷耳次之。雖然。孔子編次三詩之意云爾。非詩人之志也。作關雎者。匪以冠二南。而葛覃卷耳后妃之作。亦豈繼關雎者哉。是故詩人孔子之志不同焉。三百篇之義一也。

次以樛木何也。曰。美文王也。文王得后妃之助。而家齊。于是乎福履綏之矣。

次以螽斯何也。曰。文王得后妃之助。而福履綏之。於是子孫既衆且賢。而有周公之聖。以行其化於國中。斯家

齊之駕。沿國之本。故其詩在樛木桃夭之間。然則孔子
其有美周公之志乎。召南甘棠。所以美召伯也。而周南
無美周公之詩。余子螽斯見之矣。曰周公文王之子也。
螽斯言宜爾子孫。曰美周公何也。曰詩曰。宜爾子孫振
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宜爾子孫蟶蟶兮。美文王后妃
之子孫者。螽斯詩人之志也。非專美周公之詩也。其曰
美周公者。蓋孔子編次之意云爾。是故詩人孔子之志
不同焉。此之謂也。

次以桃夭兔罝芣苢漢廣汝墳五篇何也。曰文王之化

自家而國自國而南。漢桃夭以下五篇之次如此。而漢廣汝墳化及南國。與召南之詩相際矣。

周南終麟趾何也。曰。次麟趾之義猶螽斯然故其詩居周南之末焉。所以終之也。曰。麟趾詩人亦美周公乎。曰。美文王公子公姓公族者。麟趾詩人之志也。非專美周公之詩也。孔子之所以寓其意者。亦猶螽斯云爾。曰。然則周南無專美周公之詩何也。曰。此不可考矣。或曰。二南采于成王。周公蓋有其詩而周公闕之。或曰。非也。蓋本亾其詩耳。按聖人無蓬競自私之心。前說失之。後說近是。周南無美周公詩者。于有善則歸于

其父叔昌人德美文

王而不及周公尊

召南

召南首鵲巢采蘋草蟲采蘋南國之詩何也。曰：召南首鵲巢以下四篇，上承周南之義，繼漢廣以墳之後，明南國諸侯大夫咸被文王之化，而能齊其家，所謂二南之義合也。其南國諸侯夫人之詩先大夫妻者，蓋其大夫亦被諸侯之化也。

甘棠次之何也。曰：南國諸侯大夫所以被文王之化者，惟召伯能行之，故次以甘棠。其次以行露何也。曰：南國

之人於是咸被召伯之化也。

羔羊殷其篋標有梅矣之何也。曰：召伯行文王之化于南國，其大夫咸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羔羊所以修身也。殷其篋則及于家矣。標有梅，化國之效也。

次以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麌何也。曰：召伯行文王之化于南國，其諸侯咸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小星江有汜所以修身而及于家也。野有死麌，則化其國矣。曰：行衆標有梅，野有死麌三篇，皆南國女子能守禮者之詩也。今其說不同何也？曰：蓋其所繫之次有異焉，故一以著

召伯之化一以著南國諸侯大夫之化因上篇之義而
分別之如此余于分別詩人孔子之意說略備於表茲
不復詳列焉可以推而得之也

何彼穠矣寢周之詩也其始于二南何也曰孔子之志
也文王大創之化不獨被于當時之南國而有以及于
衰周之世著文王之化之深且遠故次以何彼穠矣曰
傳者言二南采于成王周公而有寢周之詩焉然則其
詩孰錄之曰蓋孔子之前或附之如幽之有破斧以下
是也及孔子取而刪次之以明文王之化而其詩之先

後則惟以義爲斷而不以其作之時世。故其篇第在騶虞之前。以此言之。則二南二十五篇之編次于聖人。而非周公當日采詩之本第益明矣。曰然則衰周之詩止此一篇何也。曰衰世之亂或訛而亾其實。聖人姑取之以明其義云爾。又何多錄焉。

召南終騶虞何也。曰美文王也。麟趾末曰于嗟麟兮。騶虞末亦曰于嗟乎騶虞。其歎美文王之意同焉。故采其詩以終二南。

鄉鄙衛

邶鄘衛皆衛詩也。冠以邶鄘何也。曰。邶鄘衛者殷墟。又三監之舊封地。詳見詩太傳及辨。而其後邶鄘卒并于衛焉。孔子傷殷之亾也。故冠衛曰邶鄘。從其始也。所以明衛之

爲殷墟也。且夫衛亦諸侯之風也。乃其詩不與鄭齊以

下諸國同列。而獨先于王焉。是以知孔子有傷殷之志

也。冠之曰邶鄘。而不與他國風同例焉。亦所以別之也。

此條義例

詳後補言。

衛詩始莊姜何也。曰。衛自莊公寵嬖奪嫡。啓州吁篡立之禍。故宣公得繼位。考春秋傳史記宣公晉桓公之弟蓋莊公庶子非所當立因州吁弑

桓公自立國人殺之故迎立宣公以肆其邪淫無道之孔氏疏義云宣公桓公子者誤

行再傳至懿公而遂亾其國若非康叔武公之遺化衛

之餘民從而不去又有齊桓許穆宋桓諸國君左右之

戴文雖賢其能立國乎以此言之衛之亾也不亾于懿

公亾于莊公而其存也不存于文公存于武公故夫子

列共姜武公之詩於後著衛之所以存列莊姜之詩於

首著衛之所以亾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不然衛

風世次莫先於共姜武公矣今其詩獨列於後何哉曰

然則莊姜詩以柏舟爲首而綠衣次之何也曰柏舟之

意迫而切。故其言也詳。綠衣之意緩而諷。故其言也畧。
先柏舟後綠衣。先其詳而後其畧也。

燕燕次之何也。曰莊公失德於上。妻妾咸不安其位。

妻

莊姜妾謂戴鳩此柏舟綠衣燕燕三篇相繼之義也。夫戴鳩之

歸。雖在州吁弑立之後。然其禍實始于莊公之世。故此

篇不與擊鼓同次。而次柏舟綠衣之下。所以罪莊公也。

日月終風次之何也。曰日月終風。莊姜思莊公而作也。

燕燕末日。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故次之。

次以擊鼓何也。曰著衛亂也。

次以凱風何也。曰擊鼓以上亂于上也。凱風則及下矣。
夫世之盛也。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則下有桃夭芣
苢之應。及其衰也。上有柏舟綠衣之化。則下有凱風之
應。所謂風也。夫盛衰之感。其事雖殊。而其致一也。言其
盛而不言其衰者惑也。曰其所以應之之義何也。曰莊
公失德。不能正其家。以啓亂于上。而其下之淫風遂行。
此凱風所以作也。所謂應也。曰然則凱風一篇。作于莊
公之世乎。曰此不可考矣。夫上之所感者深。則下之應
者遠。故一世之治。數世被其澤。一世之亂。亦數世被其

國衛自莊公啓亂。迄于宣懿之世。而卒亾其國。故自凱
風至靜女十一篇。其作之時。甚不可盡曉。然次於擊鼓
之後。新臺乘舟之前。蓋莊公及宣公時詩耳。而其義皆
柏舟以下六詩之應也。惟泉水一篇。不與上下篇相比
焉。說見泉水。

次以雄雉。匏有苦葉何也。曰。雄雉。婦人勸其君子歸隱
之詩。匏有苦葉。又隱士作也。夫國事日非。賢人君子。相
與去之。雖婦人亦有知其然者矣。柏舟以下六詩之應
也。

次以谷風何也。曰、次谷風之義。猶凱風然。然則其詩不同次何也。曰、賢人者國之本也。賢人用則其國治。賢人隱而其俗壞。亦所謂應也。故其詩相閒。以明其義。周南以兔置次桃夭芣苢之閒。此以雄雉匏有苦葉次凱風谷風之間。其義一也。

式微旄邱次之何也。曰、谷風以上亂于國也。式微旄邱則及其鄰矣。夫二南盛世之化。由近以及遠。故桃夭芣苢之後。大以漢廣衛風衰世之政。亦由內以及外。故凱風谷風之後。繼以此詩。

次以簡兮何也。曰：次簡兮之義，猶雄雉匏有苦葉然。然則其詩不同次何也。曰：簡兮末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懷盛治也。故夫子下移其詩以比泉水，亦與谷風式微並邱三篇著相聞之義云爾。

泉水衛女之詩也。他國未有列其女子之詩者。衛獨列之何也？曰：衛自宣懿以降，其國既滅而復存者，雖由戴文仲興之功，然其先與狄人戰敗之日，惟宋桓公宵渡衛之遺民七百餘人，又有許穆夫人賦載馳，賴二國之助。而後戴公文公得以廬于曹而圖復國之漸，若非康

叔武公之遺澤有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賢女嫁于二國以救其敗而恤其亾則衛卒滅矣設他國未有錄其女子之詩者衛獨列其詩四泉水載鳴竹等河廣復因簡兮之末

有厭亂思治之語而次以此篇所以明衛先公之遺澤

未亾孔子之志也曰然則泉水卽宋桓許穆夫人作乎

曰此不可考矣夫衛多賢女國之所以不亾也豈必其

詩皆作于宋桓許穆夫人哉

次以北門何也曰次北門之義猶雄雉匏有苦葉簡兮然夫無道之世賢者不得位而居下寮爲已困矣乃管

貧窶若此。欲無勝得乎。而國無人矣。

北風次之何也。曰。衛國于是亂而將亾矣。故賢人君子。卒避去之。雄雉匏有苦葉簡兮。北門之義其終矣乎。靜女次之何也。曰。衛國于是淫風大行。民俗益壞矣。凱風谷風之義其終矣乎。

次以新臺二子乘舟何也。曰。衛淫亂之因也。而宣公又甚之。國之所以亾也。故其詩次北風靜女之後。

右銜上

柏舟。衛共姜詩也。今次新臺二子乘舟之後。復別爲一。

篇何也。曰。夫子讀衛風至乘舟牆茨之閒傷其淫亂極而人道于是滅亾也。故分牆茨以下爲一篇而冠以柏舟。所以正之也。不然。衛共姜時下逮衛宣四世矣。今其詩降而列于此何耶。曰。所以正之之說何也。曰。共姜爲其夫旣歿而之死靡它。可謂守禮矣。今宣姜乃以未亾人下淫。此義之反者。故立列其詩焉。所以正之也。

牆茨次柏舟之義聞命矣。君子偕老次牆茨之後何也。曰。著宣姜之罪也。

桑中次之何也。曰。新臺牆茨君子偕老淫于上也。桑中

則及下矣所謂應也蓋比凱風谷風靜女諸詩之義而
又甚焉。

鶉之奔奔亦刺宣姜之詩宜與牆茨君子偕老同次今
次桑中之後何也曰宣姜與頑之淫惡而國人化之使
其國尚有君猶可以教而正之然惠公之不復有君道
也此其所以亾也故次以鶉之奔奔著衛之無君也夫
人之無良固有罪矣然竟以之爲君爲兄而會是不意
者果誰之咎哉然則爲惠公者宜何如曰明大義以逐
公子頑而至誠以格其母則庶乎其可也

次以定之方中何也。曰美文公也。

蝨蛷相鼠于旄次之何也。曰著文公之化也。其定之方中之應乎。曰何以言之。曰衛國被文公之化。悔其前日淫亂非禮之俗。而在位者復能興起賢才以爲國家之用。此存亡治亂之大端也。故曰應也。曰然則其詩作于文公之世歟。曰此不可知矣。蓋其詩或作于文公之後焉。所謂一世之治。數世被其澤者無害于義也。

載馳次之何也。曰余於泉水言之矣。故其詩繫定之方中以下四篇之後。而下篇復繫以武公之詩。所以明賢

女之存衛而武公之化遠也。

右衛中

淇奥以下復爲一篇何也。曰：衛風終于文公故及前篇之末而其詩已終，淇奥頌人二下，復取武公莊公之詩重列爲篇，而各著其化以明治亂與亾之本。考槃竹竿，河廣伯兮，武公之化也。氓芢蘭，有狐木瓜，莊公之化也。其義則余于前柏舟言之。

考槃次之何也？曰：武公之化也。夫上有淇奥之君，則下有考槃之賢矣。所謂應也。然則其詩作于武公之世乎？

曰此不可知矣義猶前凱風蠻蠻以下然闢之可也。
碩人衛人爲莊姜作也其詩不與前柏舟綠衣同次而
次淇奥考槃之後何也曰淇奥衛之所以存也碩人衛
之所以亾也所謂治亂興亾之本皆如此故復取莊姜
之詩而次之反覆之義也。

氓次之何也曰莊公之化也義猶前凱風以下然。
次以竹竿何也曰武公之化也義猶前泉水載駟然。
芄蘭次之何也曰莊公之化也衛俗之衰也不獨淫風
流行而先王之禮法亦皆廢墜矣。

河廣次之何也。曰：武公之化也。義猶前泉水載馳竹竿
然。曰：然則宋桓夫人與許穆夫人，咸有存衛之功矣。今
其詩不與載馳同次何也？曰：河廣之作也。在文公復國
之後，而其所言者，又不與存衛之事，故其詩不與載馳
同例焉。

次以伯兮何也？曰：武公之化也。

終以有狄木瓜何也？曰：莊公之化也。然則武公、莊公之
化，並行而不謬乎？曰：然。曰：何以言之？曰：衛之衰也。其國
之婦人女子，有能守禮如竹竿河廣者，武公之化

也國之所以存也然其民俗益壞淫風肆行復有如氓
芄蘭有狐木瓜者焉莊公之化也國之所以亾也所謂
名著其化者奚謬焉至如氓竹竿而下其時世謂之與
考槃之義一也曰然則衛風不終于文公之詩而終以
有狐木瓜淫亂之詩何也曰衛自文公復國之後代有
失德如靈公出公之世其淫亂無道之行不異宣惠而
其國之風俗弱不復振及孔子之時而益衰衛風終于
有狐木瓜諸篇所以著衛俗之終衰也。

右衛下

王

王之降國風也。就降之曰孔子降之曰孔子未刪詩以前王不絶于風耶。曰王之編于風也不自孔子始也。蓋孔子之前或錄之而其義則自孔子斷之耳。曰何以言之。曰周道之衰也。王室卑而諸侯強故錄其詩者或與列國之風並稱及孔子編次之時姑從其舊而不改夫聖人既從其舊不改則其垂教之義必有在矣。故曰孔子降之也曰然則其降之之義何也。曰孔子之作春秋也稱王曰天王春正月曰王正月大一王之統也所以

尊周室也而其子詩也則降之傷周道之衰也則所止
錄其實云爾

王風始黍離何也曰周之東遷也黍離見之矣故王風
始之

次以君子于役何也曰周大夫行役悲勞于外其室家
怨望憂思于內黍離君子于役二詩之義相比然故竝
冠王風之首曰然則二詩蓋一時作乎曰孔子編次之
義云爾若詩人之作豈必其同時哉

君子陽陽次之何也曰周大夫之賢者行役悲勞于外

其在內之君子。全身遠害隱于下寮而已。此王道之衰也。

次以揚之水何也。曰。王風首委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著周道之衰也。而平王忘復讎之志。失中興之業。勞其國人。遠戍申許。此其風之所以卒不振而降于諸侯也。故次以揚之水。

中谷有蓷次之何也。曰。揚之水。平王失政于上也。中谷有蓷以下。則及下矣。所謂應也。曰。然則中谷有蓷以下。皆作于平王之世乎。曰。此不可考矣。義猶衛凱風以下。

詩卷六
然闢之可也。

兔爰葛藟次中谷有蕘之役何也。曰：中谷有蕘，葛藟傷國人離散也。而兔爰一篇次其閒，其時雖有閭閻亂之君子，亦無如之何，而國不可爲矣。下采葛，邱中有麻，皆淫奔之詩，而大車一篇次其間，其時雖有能止奔之大夫，而不能輓其俗，則俗不可爲矣。是故其詩終焉。

鄭

鄭風始綯衣何也，曰：美鄭桓公武公也。桓公武公始有鄭國，故鄭風首綯衣焉。

將仲子次之何也。曰。緇衣之應也。鄭淫俗也。將仲子有悔淫之辭焉。其桓公武公之化乎。

兩叔于田次之何也。曰。鄭自桓武立國。僅一傳至莊公而遂有叔段之亂。繼以四公子爭立。國幾滅亾。而鄭風始衰。著莊公亂鄭之始。故次以兩叔于田。

清人次之何也。曰。鄭諸公子爭立。亂者數世。及文公繼位。又不能增修國政。復桓武之業。而亾師弱國。鄭風于是乎益衰。著文公弱鄭之罪。故次以清人。

次以羔裘何也。曰。孔子將次遼大路。先之羔裘。將次有

女同車以下諸淫詩先之女曰鶴鳴所以正之也曰何以言之曰鄭風之正者五將仲子羔裘女曰鶴鳴風雨出其東門是也皆繡衣之惠桓武之化故以將仲子一篇繫縑衣之後而著其應之正復以羔裘女曰鶴鳴二篇冠違大路有女同車諸詩之前而風雨出其東門二篇又與東門之墠揚之水諸篇閒次皆所以著反對之義羔裘美固有賢大夫違大路則賢者去困之詩其義正相反女曰鶴鳴風雨出其東門三篇又與有女同車以下諸詩相反所謂正之也曰其必著以反對之義且以正之者其故何也曰鄭淫俗也不有以反之其能困乎且

正義羔裘美固有賢大夫違大路則賢者去困之詩其義正相反女曰鶴鳴風雨出其東門三篇又與有女同車以下諸詩相反

夫鄭小國也。而居晉楚大國之間。其幸而後亾者。桓公
武公之澤未亾耳。故夫子于綽次之間三致意焉曰。遵
大路次羔裘之義。閩命矣。其次叔子田。清人之後。何世
曰。叔子田。清人。亂于上也。遵大路則及下矣。夫國有亂
而賢人去之。此所謂應也。曰。然則將仲子一篇作于桓。
武之世。而羔裘以下。皆莊公以後之詩乎。曰。此不可知
矣。義猶衛凱玉以下。然閩之可也。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蕡兮佼童褰裳丰東門之墺七篇
次文曰鷄鳴之義聞命矣。其竝次叔子田。清人之後。何

也。日亦所謂應也。鄭淫俗也。且其國衰亂之後。故其風益肆焉。存而不削。所以爲戒也。曰。數篇之義。亦有淺深乎。曰。有女同車之志。淫矣。而辭猶緩焉。故列諸篇之首。著俗之始變也。至扶蘇。緜兮。而其言肆。狡童。褰裳。則又肆。故竝次之。曰。然則丰東門之埠二篇。又次狡童。褰裳之後何也。曰。褰裳以上。蓋皆男女相對爲謔之辭耳。若手則其人既去而悔。東門之埠不見而思。夫當其時無復愧恥。及時已過而反側不能忘焉。則其風愈甚矣。故並次之。

風雨次東門之壠之義聞命矣。子衿揚之水次丰東門之壠之後何也。曰。子衿之爲詩也。亦不見而思。而其言也。迫若揚之水。男女相要約。至于惟恐人言之。或聞焉。其視丰東門之壠及褰裳以上而又甚矣。故竝次之。出其東門次揚之水之義聞命矣。鄭風終野有蔓草。漆洵何也。曰。鄭風自有女同車以下至揚之水。凡淫詩九篇。然皆男女二人之私言耳。蔓草遇于野而冀其道願。滌洵謙于游觀之所。蓋一國之人皆然而其風且一成而不可變矣。夫子于其聲欲放之。而其詩備列焉。所以

爲戒也。

齊

齊風始鶴鳴何也。曰。齊風首還著東方之日。著齊俗之變也。夫子誦其詩而感焉。故採美古賢妃之作。冠于前。蓋猶見先王之教與齊大公之澤不終亡云爾。所以正之也。曰。然則其詩何時作乎。曰。此不可考矣。取其義而闡其說可也。

還何以著齊俗也。曰。齊俗好勇。習於田獵。還之義也。著之義何也。曰。昏禮之廢也。著見之矣。

次以東方之日何也。曰。昏禮之廢也。而其淫風遂行矣。齊俗之衰也。

東方未明。南山次之何也。曰。還者。東方之日。著齊俗之變也。而其繼世之君。復有昏惑淫亂之行。如襄公。其人焉齊風之所以益衰也。故次之以東方未明。南山。

甫田次之何也。曰。東方未明。南山亂于上也。甫田則天下矣。所謂應也。次甫田之義。若著然讀者。而知昏禮之凹。讀甫田而知冠禮之凸。

盧令次之何也。曰。次盧令之義。若還然亦東方未明。南

山之應也。曰：然則甫田盧令二詩其作于襄公時乎？目此不可考矣。猶衛凱風以下，然闕其義可也。

敝笱載驅，刺魯文姜之詩也。其事與南山相比焉。今次甫田盧令之後何也？曰：齊風至甫田盧令二篇，而其詩終矣。敝笱以下，其有傷魯之志乎？是故終之猗嗟，所以刺魯莊也。夫齊風也，而終之以魯，則志在魯矣。敝笱以下，其魯風乎？故其詩不與南山同次，而繫齊風之末焉。孔子之志也。

魏

魏風始葛屨汾沮洳何也曰魏亡國也魏何以亡國小而無政斯亡矣故以葛屨汾沮洳始之言其無政也曰葛屨汾沮洳刺在位也魏無刺其君之詩何也曰在位者若葛屨汾沮洳然則其君豈能獨賢哉孔子之於詩也錄其存而已不求其備也然則二詩之作何時乎且魏之時世舊說闕之今不可考矣

國有桃次之何也曰魏國小而無政故賢者知其將亡而憂之

陟岵次之何也曰魏有孝子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于是

民不安其生而國危矣。

十畝之閒伐櫧次之何也曰魏有賢者而倍隱焉則其國無人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無政于上也陟岵十畝之閒伐櫧則及下矣所謂應也。

終以碩鼠何也曰魏國小而無政蓋其在位者猶碩鼠然于是民弗能堪而去之而魏遂亡矣。

唐

唐風茹藘蘋山有樛何也曰著晉亂也蘋山有樛憂亂之詩也其爲沃而作乎然則其不繁揚水椒聊之後

而冠唐風之首何也。曰：亦所以著唐俗也。唐俗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民焉。蟋蟀山有樞見之矣。故其風不曰晉而曰唐。

次以揚之水椒聊何也。曰：唐之民所以憂思如此者，豈惟其俗然哉？國有亂故也。故次以揚之水椒聊。

綢繆次之何也。曰：揚之水椒聊亂于上也。綢繆以下，則及下矣。夫其國亂，故其民貧。其民貧，故其婚姻失時。如此云所謂應也。

杕杜次之何也。曰：其國亂，故其民散。其民散，故無兄弟。

者自傷如此云亦所謂應也

羔裘次之何也曰綱繆叔杜之民哀矣其大夫且居居
究究然而莫之恤國所以亾也故次以羔裘

鵠羽次之何也曰亦揚之水淑聊之應也於是征役無
蓋民生益蹙而國亾矣故其詩曰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次以無衣何也曰於是翼亾而沃興也蓋揚水淑聊之
亂終矣唐風其遂終矣乎曰然則有杕之杜葛生采苓
三篇繁唐風之末何也曰杕杜賢賢之情摯葛生夫婦

之義深采苓疾讒者之辭緩而志迫所謂南唐氏之遺
民者今讀其詩猶見之故繫唐風之末亦所以著其俗
也且夫翼卒底于滅亾而武公并國之後一再傳而復
大亂者蓋其國有智士而無賢臣師服士薦卜偃之徒
知國家之患而不能匡其君之德以補其闕而弭其災
故其亂且屢世不絕焉夫子以秋杜一篇敷揚水椒聊
無衣之後所以示諭也秋杜好賢之風僅存于下而不行于上故云示諭夫晉
至獻公之世內有驪姬之讒外有二五之讐于是禍生
骨肉國幾喪亾終之采苓一篇又所以明晉之卒亂于

讖故雖唐俗之美。而數傳之後遂一變而爲新國之風云。

秦

秦風始車鄰駟驥何也。曰美秦始大也。秦起戎翟列于諸夏。傳曰此之謂夏聲其車鄰駟驥之謂乎。

小戎次之何也。曰美襄公之功也。秦之與也。其在襄公乎。

蒹葭次之何也。曰賢人者國之本也。秦國多賢其君之所由興乎。夫小戎一篇言襄公伐戎之事詳矣。而其時

將率之士。有溫其如玉之美矣。秩德音之舉。則襄公之能用賢可知。夫子誦其詩而感焉。故次之以蒹葭。所以美秦國之多賢。而襄公之所由興也。自然則其詩作于襄公時乎。曰此不可考矣。義猶衛凱風以下然其次于小戎終南間者。孔子進之以寓其意云爾。

終南次之何也。曰美襄公也。于是襄公始爲諸侯。故次之以終南。

次以黃鳥何也。曰終南以上秦之興也。黃鳥以下其秦之衰乎。黃鳥兼葭之反也。棄賢故也。

晨風次之何也。曰。黃鳥之應也。賢人棄于上而其俗遂壞于下也。

無衣次之何也。曰。好勇樂戰嗣秦俗也。國無善政焉故耳。亦黃鳥之應也。曰。然則晨風無衣作于康公時乎。曰。亦猶衛凱風以下然。闕之可也。

渭陽康公爲大子時作也。其詩蓋在黃鳥之前。今次其後何也。曰。秦晉婚姻之國也。其後乃尋爲仇讐。穆公康公而降。晉常主夏盟。秦惟與晉兵連不解。故自屏戎翟不與中國盟會者數十年。而秦風于是益衰。孔子傷之。

故以渭陽一篇。上屬無衣。以寓秦晉兵連之意。而又明
秦之初辟于晉。所以深識之也。夫秦至康公之後。其國
之風俗壞于內。而形勢弱于外。無他。棄賢故也。

秦風終權輿何也。曰。秦風之終權輿也。識棄賢也。秦之
衰也。始以黃鳥。而終以權輿。賢之繫人國也如此。是故
讀秦風至末。而益知夫子前次蒹葭之意矣。

陳

陳風始宛邱東門之枌何也。曰。著陳俗也。猶齊始還著
然。

次以衡門何也曰孔子論次齊風而傷其俗故冠之鶴鳴所以正之也陳風之次衡門也亦然夫賢人遜國之衰也然當此世而有隱居自好若此人者焉先王之澤也次之衡門亦所以正之也

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文之何也曰著陳俗也宛邱刺湯也東門之枌之末比于淫矣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皆淫風也此陳俗之衰也

葛門次之何也曰陳衰俗也今復益之以亂誦其詩者有慨焉其猶齊之有東方未明南山乎

防有鵲巢月出次之何也。曰：陳國亂于上，而其淫風建于下。所謂應也。

次以株林何也。曰：鵲巢月出之風淫矣，而靈公又從而甚之，國之所以亾也。

陳風終澤陂何也。曰：陳國于是將亾矣，故其詩之淫也。與鵲巢月出相類，而其辭哀焉，株林之應也。

檜

檜風始羔裘何也。曰：傷檜無君也。曰：檜何以無君？曰：羔裘逍遙之君，非其君也。

素冠次之何也。曰。羔裘之應也。上有羔裘逍遙之君。而下有短喪之俗矣。

隱有萇楚次之何也。曰。檮君失政于上。而其風壞于下。故君子知其將亾而憂之。

檮風終匪風何也。曰。檮之終匪風也。猶曹之終下泉也。傳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故其後宗周不忌焉。匪風下泉之志也。夫子繫其詩於檮曹之末。而繼之以幽。所以望周之復興也。

曹風始蜉蝣何也。曰猶言風始羔裘然

侯人次之何也。曰蜉蝣之應也。曹之不用賢而多小人也。國無君焉故也。

次以鳲鳩何也。曰曹小國也。猶有鳲鳩之君子焉。孔子誦侯人而傷曹之不能用也。故次之。

曹風終下泉何也。曰猶檜風終匪風然其義則余前言之。

幽

幽風始七月何也。曰幽以七月名故始之。曰孰名之。且

詩益

卷九 詩次問

七

蓋周公名之曰然則鵲鳩以下之詩非幽風也其附于
幽何也曰幽與鵲鳩竝作焉故附之其在周公之東乎。
自然則孰附之曰此不可考矣或曰孔子之前附之一。
曰孔子附之。

東山次之何也曰東山之作也其在七月鵲鳩之後乎。
故次之周公之相成王也德莫大焉功莫厚焉七月東
山之間盛矣。

破斧次之何也曰破斧以下其周公之化乎所謂應也。
曰周公之東征也從征之士作破斧焉其居東也東人

作伐柯九罭狼跋焉。夫周公居東，在東征之先矣。今伐柯以下之詩後于破斧何也？曰：東山破斧，上下之情也。故其詩相比焉，所以著東征之美，而周公之能威厥功也。且夫有周公之德，而後有周公之化。有周公之化，而後有周公之功。故伐柯以下，其詩雖作于破斧之前，然狼跋一篇，所以美周公之德者至矣。孔子移其詩之次，而以是終之，明周公之功必本于其德化如此云。

詩益卷之九終